

二十四史輯要

冊八

著編聲鐘姚 棣白周 成綏葛 眞守喻

全國都會商埠旅行指南

角八元一 冊一裝精

本書爲便利旅行者而作。凡我國水陸交通發達之區，敘述靡遺。茲舉其特色如下：●本書材料，皆根據最近最確之調查，依次敘述；語語徵實，事事切今，與泛鈔成書，人云亦云者迥別。●本書每叙一都市，歷舉其地方沿革、街市概況、交通郵電、鐵路車站，以及旅館、菜館、公署、銀行、工廠、病院、教會、學校、娛樂場所、古蹟名勝等，均經翔實調查，不厭求詳。對於外人租界內之事業及其勢力伸張諸要點，尤加注意。●本書附有最新確之詳細地圖二十八幅，中國全圖，及國際關係之重要各圖，均用彩色精印。瞭如指掌。卷首並插入寫真銅版三十二幅，尤爲巨觀。本書不僅爲旅行者所必備，即各界亦宜人手一編，可增史地學識不少。

行發局書華中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十九 新

王莽傳

漢書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

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因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尙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尙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

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

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癥美玉可以滅癥欲獻其瑑耳卽解其瑑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卽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懼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

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尙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之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

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尙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尙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

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三千四百戶四人旣受賞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旣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

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執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緇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萇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闕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

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爲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後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

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
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
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
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
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
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言鄉侯侈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
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侈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
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
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
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
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
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

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脩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執足亡所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頓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

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楞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稜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太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齶齶翼翼日新其德增脩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

學以隆國化僮奴布衣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者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

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
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
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
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
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
朝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執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
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
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
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
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
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
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

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
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
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
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
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
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敕
盡伯禽之賜無遘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羣公
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
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
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
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卽私遣人與

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
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
卽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
已殺之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
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
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
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
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平
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襄奏言安漢公遭子
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
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
孝經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爲皇后
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

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據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毋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襄新賞

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胝事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胝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旣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韋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尙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宰衡掾史秩六百石

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

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轅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欵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餘爲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卽有所問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

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今九族親睦百姓旣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卽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

於公引納于朝卽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
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
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
邑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脩立郊
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
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
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
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
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冕衣裳瑒琫
瑒琕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
金戚甲冑一具鉅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
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
門衛當出入者傳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

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莽旣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

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

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居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霽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脩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棊謀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

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纍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韎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

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昊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

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諄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旣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倚錡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

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廡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

擊義分屯諸關守隄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尙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

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日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襄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襄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

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安爲新都侯莽旣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眞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旣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旣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阼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

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之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

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卽眞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

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
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
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壇
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
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書金
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
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
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
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
皇天上帝威命也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韞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
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迺以
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爲功成公宗爲

功崇公世爲功昭公利爲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潔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

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尙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愆南嶽太傅典致時輿赤煒頌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圓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

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
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
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
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
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
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
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
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脩厥身用綏于遠是
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好惡不愆立于厥中於戲勗哉令王路設進善之
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纒之屬爲侯
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總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皆授印韞令諸
侯立大夫夫人世子亦受印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
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

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
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
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
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
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爲
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襄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爲襄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
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
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妣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
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襄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襄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
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況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或黃氣熏烝昭
耀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黃帝二十五
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
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

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爲大祿歲時以祀家之所尙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陸侯奉胡王後田豐爲世陸侯奉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閔陽並等子皆爲男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宗祖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窺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隄赤德氣盡思索廣

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卽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卽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

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

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爲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卽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瀆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尙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又侍郎王盱

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纁方領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旣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祇畏葺然閱漢氏之終不可濟齎齎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旣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
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
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
以此皆畔饒還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靄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
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
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尙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
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帝命
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旣
成天下說符命明威侯王緄曰繞雷之固南常荆楚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
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隄北當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捩尉
睦于後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隄之險東當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
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泝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

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封將爲子師爲男初設六筭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子民收息百月三義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興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卿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

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興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
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
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爲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
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
靈塞狂狡之萌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
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
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
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
侮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
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獬
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獬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
五立稽侯獬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
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

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孛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民以食爲民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尙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

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眞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迺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蹙頰露眼赤精大聲

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鼈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鷗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尙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遂並等填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都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爲權執恐獨良民妄封人頸得錢者去毒蠹竝作農民離散司監若此可謂稱不自今以來

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藹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
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
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癡劇死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
予之所監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襄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
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
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是爲四師故尙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
充爲犇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
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
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持
安車印綬卽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
侍中崇祿侯孔永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
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
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

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于長安以視諸蠻夷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過孔永爲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揆是月橫揆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拊徧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國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

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
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
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
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
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
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
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
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
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
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
歆詐殺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
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
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

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卽真至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旣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年二月文母

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
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
遂並爲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
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在雒陽之都其
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
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
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
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
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
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
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大官齎糒乾肉內
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
必躬載耨每縣則耨以勸南僞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

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臧畢北巡狩之禮卽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
犯法輒以軍法從事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
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糝乾肉之
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羣公羣
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其勗之哉毋食言焉
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卽土
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
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遂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
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尙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
大司馬莽卽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
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
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
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

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少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鄴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教

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威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卽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

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
易祭酒戴參爲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赦天下是時
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
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旣和親求其
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
臯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爲說於匈奴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頡對者濟南王咸爲大
使五威將狼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
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
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
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黯等皆爲子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
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
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
乘權執傅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

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檻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眊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閔爲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勝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

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隕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隕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卽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

率多少而損其祿耶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大官膳羞備損而爲節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遊擊都尉任明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嚮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棘道以南

山險高深茂多毆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警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剗剝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紀遂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其封林爲建德侯遂爲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

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奸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齎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筭之令每一筭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寢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筭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卽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

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闢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爲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宗姊妨爲衛將軍王

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鸞憚責問妨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尙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迺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以直道侯王涉爲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爲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以爲曲陽非令稱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崑崙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爲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衰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衆浸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

畢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羲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歛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旣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旤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

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兒佞自臧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鞞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爲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訾之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百姓

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爲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爲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句迷迺解矣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臨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

平朝見孳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

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
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卽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
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
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
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
中民無錯手足惟卽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鮮耗百
姓苦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
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
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
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
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
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禘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
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

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爲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瑠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自莽爲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

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獫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竝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入爲官奴婢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襲乘牝馬柴車藉橐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爲池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

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倏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韞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卽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羣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爲功修公匡爲功建公畢爲睦修任捷爲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

曰新室卽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竝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當爲漢輔因爲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卽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羲仲景尙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孫憲尙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爲輔欲厭之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參爲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莽以爲中郎使出儀儀

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諡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卽使尙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楮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葆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

匡設六筭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
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筭非匡所獨造莽厭
衆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鄉里衆雖
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
自亂鬪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
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
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
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賊曰
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
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
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
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

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臯乏興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

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二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爲此災也其明且卽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羲仲景尙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上長老歎曰是謂泣軍莽曰惟

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襄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兗州墳撫所掌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擯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庠羣公可不憂哉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舩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

盧而責之獲也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飶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鞞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犇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諫爲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

陽浚守教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
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
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
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
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
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
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
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
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
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
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諛邪
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
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後

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不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鞞執弓韣封皇后父諶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異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諠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曰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乃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

輿泊南虀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公食邑萬戶賜寶貨
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亟
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
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
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
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
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
諭云囂等旣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莽聞之愈
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
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
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
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
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

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大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譁虎豹股栗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

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廼可忠以司中大贄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肄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鸞憚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邯署皆拔刃張弓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告邯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誣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

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但免侍中
中郎將更爲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鈎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
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
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
國欲諄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
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無適子欲傳邑以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
以爲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同說侯
林爲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鰕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
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罟罟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
墨洿色其周垣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
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
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
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鄴亭備武關擘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擘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獸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廼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旣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卽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殮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鸞輝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臧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臧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擘將二萬餘人從闕鄉南山棗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京師

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陽申礪下邳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檠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尙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卽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譔將度渭橋皆散走譔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鄧曄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

謹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闔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譏諱曰當奈何時莽紺袍服帶璽韞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棊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尙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鬪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

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爲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爲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譙王延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旣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臧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

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
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惟霸陵杜陵完
六月世祖卽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